

老街记忆



小铺

□王保利

那天,与姐姐通电话,不知不觉间聊起小时候的小铺。

如今,城乡的大小超市遍地都是,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焦作矿务局(现河南煤业焦煤集团)王封煤矿家属区,一个“委员片”十几排房上百户人家,就第十排房有一家小卖店,我们都喊它小铺或十排房小铺。日久天长,它不仅是商品交易的场所,还是地理方位的代名词。

那时的小铺,面积有两间房大小,屋里的设施很简陋,商品也很零碎。进门左手摆着两个一搂粗、齐腰高的大瓷缸,分别存放着散装的酱油和酸醋。一米多高的木质柜台上,放着一坛黑明瓦亮的圆肚瓷坛,里面是俗称“一毛辣”的散酒,旁边挂着一支50克装的竹制酒提子。北墙的简易货架上,分别摆着笔记本、铅笔、橡皮、火柴、彩色纸、大块盐、针头线脑等日杂百货。

那时,到小铺不外乎买些酱油啥的,酱油不叫“买”,而叫“打”,一般打酱油都是小孩子的“专利”。做饭时,家里大人猛然发现瓶里没酱油了,就会吆喝一声:“小宝,赶紧去十排房小铺打瓶酱油。”正在写作业或者玩耍的孩子,听话的马上接过5分钱和玻璃瓶,飞也似地向小铺跑去;贪玩的光答应,不见去拿瓶,只有大人拎着玻璃瓶出来骂几声,才会伸舌头、扮鬼脸地去完成光荣的使命。

拎着玻璃瓶来到小铺,还没进门,就闻到散发出来的浓浓的生活味道。交过钱,售货员把玻璃瓶放在半圆形的木头缸盖上,插入洋铁皮油漏,用250克容量的油提子打两提,正好是一瓶。酱油满缸时,提子伸进去,黑明发亮的液面呈现出漩涡状,如黑绸缎般一漾一漾的,咸香的味道更加浓郁,不由得让人想深吸两口。把用纸拧成卷的塞子塞进玻璃瓶口,赶紧往回跑。有时,家大人也会多给1分钱,让孩子顺便买几块螺丝糖,算是鼓励或

酬劳吧。

当时,中站区有一条150米长、2米宽的老商业街,大家都叫它新市场,就是现在育英街的位置。半个世纪过去了,人们依旧还叫那里是新市场。目前,那里还是商业街,长度没变,只是路宽了一倍,房高了许多,商店一家挨一家,所售商品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了。

新市场街上戏院的旁边,有一家家喻户晓的小铺,比十排房小铺小一些,卖的东西却比较齐全,十排房小铺没有的东西,我们都来这里购买。小铺老板身体瘦瘦的,个头矮矮的,脸盘尖尖的,头顶秃秃的,也不知老板姓啥,大家都叫他秃老六,小铺自然叫秃老六小铺。

依稀记得秃老六小铺里面除了有水果糖、瓜子、烟、酒、笔墨纸张外,还有三刀、圆酥等食品。柜台上吊着一盘草绳,买好的食物用黄色的草纸包起来,然后从头顶把草绳拽下来捆扎一下。

顺着光阴的小河来到上世纪80年代。岳父在家门口也开过一段时间的小铺,经营一些日常用品。岳父在王封矿上班,岳母在街道上忙活,小铺由姥姥照看。那时,我和爱人还没结婚,正谈着恋爱,她下班后就接替姥姥看一会儿小铺。我下班路过这儿,偶尔也会拐到小铺里,围着小煤球火,和她说些暖心的情话。记得那时卖的2角钱一盒的邱山烟,俗称“黑骨碌”,在当时很畅销;橘黄色精装的彩蝶烟2元钱一盒,已经算高档香烟了。

萌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刚开始还为儿时的回忆忍俊不禁,可写到最后,渐渐地鼻子有点酸楚。是为过去而伤感,还是为曾经有过的一切?不得而知,只是怀念那缸酱油,那个竹提子,那扇斑驳的门板,还有那温暖的小火炉……

上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卖店。(本报资料照片)

我家大厨

杨要珍:小葱烧豆腐 嫩滑又美味

本报记者 宁江东

“豆腐是家里经常买的食物,因为家人都喜欢吃。在我的印象中,最初的吃法就是煎豆腐,蘸点蒜头、酱油吃,特别美味。”3月30日,家住烈士街、今年52岁的市民杨要珍说。

杨要珍向读者推荐的这道菜就与煎豆腐有关,那就是小葱烧豆腐。她向记者分享了小葱烧豆腐的做法:先把一块豆腐切成均匀的条状,将小葱切段、猪肉剁末备用。然后,锅里倒入少许油,撒上精盐,油热后把豆腐倒入锅中煎,火不要太大,把豆腐四面煎成金黄色后倒出来,再往锅里添上一点儿底油,把肉末放入锅中炒一下,不要炒得太狠,变色就行,然后将煎好的豆腐放进去,倒入



料酒、生抽、耗油,再倒入少许老抽上色,用铲子轻轻地翻炒豆腐,再加入两勺清水,放少许精盐、白糖、鸡精调味。这时候,调成中火,把汤汁收得浓一些,将切成段的小葱倒进去,加入一些水淀粉,翻炒20秒后出锅装盆。

杨要珍做出来的小

葱烧豆腐色泽金黄,吃起来滑嫩鲜香。“煎的豆腐比焯完水再炖的豆腐更加有味道,豆香味更足,也不易碎,配上鲜绿的小葱,既好看又好吃。”杨要珍说。

上图 杨要珍在展示做好的小葱烧豆腐。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

家有儿女

我的幸福小铠甲

本报记者 李征



“我很幸运成为金杰的妈妈,虽然我们的姓氏不同,但我们的血脉相通,他是我的宝贝,更是我幸福的小铠甲。”说起今年即将3岁的儿子,小韩满心欢喜。

在小韩的心中,金杰就是她的全部。用她的话说,儿子是她拿青春换来的宝贝,没有理由不去好好爱他。

小韩今年31岁,是一名舞蹈老师。小韩怀孕后就开始在家休息,一直到儿子2岁9个月才去上班。从孩子出生开始,她就形影不离地陪伴着儿子,见证儿子第一次吃辅食、听孩子开口叫的第一声“妈妈”、扶着孩子学会走人生的第一步……

可以说,金杰的每一步成长,都离不开小韩的精心陪伴。

“今年2月18日是我生完宝贝后第一次上班,一大早,我偷偷摸摸走的,后来听老公说,儿子一睁眼就哭着找妈妈,可伤心了。我在单位的一天也是魂不守舍,时不时给老公发信息询问儿子的情况:他在干什么,吃饭了吗,上厕所了吗,午休了吗……我每分钟都在惦记着儿子,晚上下班后赶快飞奔回家,儿子见到我后立刻抱住我说:‘妈妈,我真的好想你呀!’然后就一直跟着我,生怕我再离开他。那一天对我和儿子来说,都是非常煎熬的。”说到和儿

子第一次分开,小韩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“我是一个比较粗心的妈妈,也不浪漫,不会给宝宝准备惊喜和仪式感,但我觉得所有的仪式中,陪伴才是最长情的。儿子现在还不到3岁,就会说很多的小贯口和绕口令,这些都是我平时教的。”小韩说。正说着,小金杰已经开始表演了,一字一句的小奶声真是惹人爱。

谈到对儿子未来的期待,小韩说:“孩子的童年很短,未来很长,我只愿他快乐成长,永远心里有爱、眼里有光,做自己的小太阳,平安喜乐,健康成长。”

小韩陪儿子金杰(左)在家玩耍。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